星之谷：

晨光着色 星河未拆

□彭常青/文 杨啸洲 彭常青 谢焱/摄

上周，我随中国晚报工作者协会摄影分会组织的摄影小分队远赴大西北，领略了青海湖的辽阔、茶卡盐湖的梦幻，也随队走进都兰县戈壁深处的星之谷，看亿万年风与水共同雕琢的斑斓丹霞，也看雅丹与丹霞共生的大地画卷，把昆仑脚下的旷野浪漫装进了旅途记忆里。





沿青甘大环线顺时针西行，离开茶卡盐湖，两个半小时后便抵达“诗歌之城”德令哈。这里是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，也是昆仑文化向东延伸的一块沃土。这座青甘大环线上氛围感很强的小城，近40年前因海子途经此地写下的《日记》而被无数人记住——那句“姐姐，今夜我在德令哈”；如今，随着都兰星之谷、大柴旦翡翠湖走红，它又成了环线上的热门驿站。

车子驶入柴达木盆地东南缘时，窗外是惯常的戈壁灰黄。直到过了宗加镇，那片半环形的彩色山峦才毫无铺垫地撞进视线。赤红、赭黄、钴蓝、锰黑的岩层层层交叠，像大地在沉默中翻出的一本旧色谱。

来之前，我见过张掖的丹霞，也走过贵德的七彩峰丛，但星之谷的丹霞是另一种脾性：它不给你远远观望的距离。栈道几乎是贴着岩壁修的。伸出手，掌心能触到砂岩粗粝的颗粒。指尖划过一层赭红，再上一层是灰白，再往上又渗出一线幽蓝。那种质感是干燥的、温热的，像摸到一段被太阳晒透的时间。亿万年的河湖沉积在这里一层层压着，后来被昆仑与祁连的抬升反复揉搓，才露出今天的剖面。能这样近距离、大面积地伸手抚触，确实是头一回。

更神奇的是，这里是雅丹与丹霞交织的地方，风与水同为刻刀。风塑出陡壁与残丘，水流切开沟壑，把岩层的颜色一一翻露。没有喧嚣，也不必刻意渲染荒野的奇诡。人站在丘下，才觉出这片土地的安静与漫长。这些斑斓的土丘，不是恒久之物，风还在剥，水还在冲，每一个晨昏，轮廓都在悄悄改动。







最摄人心魄的时刻是日出。天光还青灰的时候，山谷只是一片沉默的暗色轮廓。太阳一冒头，情形就变了：光像一位不急不躁的画师，从高处的山脊往下着色，先把赭红调暖，再把钴蓝从岩层里“提”出来，暖橙和奶白次第苏醒。高低错落的丘壑瞬间有了明暗，有了纵深，像一个人从沉睡里睁开眼，瞳仁里突然有了光。色彩不再是附着在石头上的颜料，而像是从岩层内部燃起来的。

这里的夜空本该极美，可惜赶上高原天气多变，云层一直没散，夜里没能架起相机。我站在谷底空地上，望着那片天——海拔三千米左右，四周没有任何城镇的光溢进来，空气稀薄，暗夜是真正的暗夜。可以想见，若逢晴夜，银河拱桥会怎样横跨在这些彩色山峦之上，星光落进峡谷，丹霞的轮廓被星子一粒一粒地描出来。景区取名“星之谷”，这名字一半来自白昼大地的调色盘，一半大概留给夜晚那片垂到山头的星河。

朋友说，若是晴夜，入夜之后，白日斑斓的岩层敛去色彩，赭红、灰紫的丘体沉成安静的剪影，围在谷地四周。这时不必急着抬眼，先在星河观景台坐下，等眼睛慢慢适应。他说，肉眼看到的银河不是照片里浓烈的粉紫，而是一条淡淡的乳白光场，横过山谷上空，中间夹着一道淡淡的暗尘带，安静地铺展在雅丹与丹霞的轮廓之上。在这里，山是大地的脊梁，星是天穹的纹路，二者在此合拢，便是昆仑文化最朴素的“天地相合”。

